

世界知



識叢書

斗争中的 阿尔及利亚

叶娃·普丽丝蒂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25785-15
· 世界知識叢書 ·

斗爭中的阿尔及利亚

叶娃·普丽絲蒂著

北京編譯社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年·北京

Ева Пристер
АЛЖИР В БОРЬБ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61年俄文版转译。

原著为德文。原作者是 EVA PRIESTER.

原著名称是 ALGERIEN IM KAMPF.

300/60

斗争中的阿尔及利亚

〔奥〕叶娃·普丽丝蒂著

北京翻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76 元

1962年11月第一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8\frac{1}{2}$ · 插页 1 · 字数 187,000

统一书号 3003·644

譯 者 的 話

经过七年多的英勇战斗，阿尔及利亚人民终于迫使法帝国主义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国家的主权和独立。1962年3月18日阿法签订了埃维昂协议，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公民自决投票，99.73%的有效票赞成独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一百三十二年的殖民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又一个新兴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出现在古老的非洲大陆上。

本书作者奥地利进步女记者、作家叶娃·普丽赫蒂于1958年末至1959年初在北非生活了四个月，同阿尔及利亚工会工作者、农民、民族解放军官兵、游击队女战士、医生、教师，以及阿突边境上难民营的数百名难民进行了接触。书中以生动的笔调叙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阿尔及利亚人民自1954年11月1日全民武装起义以来的斗争生活；揭露和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残酷剥削和专横统治；生动地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各阶层人民的英勇斗争事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的斗争活动，以及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热爱和支持。

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并给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的民族和人民树立了榜样。本书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阿尔及利亚人民为民族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具体进程有一定帮助。

本书是根据1961年俄译本翻译的，原作者1960年为俄译本写的序言，因形势发展，略去未译。

1962年7月，北京。

目 录

譯者的話

这条小溪流向阿尔及利亚	1
不仅是能够学到阿拉伯語的讀本	19
铁桶区——法国殖民主义现实建筑形式的标本	29
只讲扇子打臉，不提血腥屠杀	49
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	56
“歌唱的明天”沒有到来	62
年輕人下乡	70
阿尔及利亚的“零时”到来了	85
斗争加强了	93
“十五分钟”的最后掙扎	108
馬哈茂德的卡車	121
信守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人	133
馬丽嘉和天堂	141
游击区里誕生了新国家	151
茅屋战胜宫廷	166
阿尔及利亚战士	182
指揮員生活中的二十四小时	189
第一次战斗	195
三勇士	206
殖民主义者猖獗的恐怖活动	213
复員軍人的話	229
不許再发生这样的事！	238
棕櫚树下的馬卡連柯	248

这条小溪流向阿尔及利亚

“这条小溪流向阿尔及利亚，”我的同伴說。

这是一条黑水的小溪，在山坡上的灌木和乔木之間往下奔流。山坡底下有一道窄窄的冲沟插入山谷，小溪就沿着冲沟流入山谷。等到流出山谷的尽头，再映入我們眼帘的已经是被阳光照得光輝閃耀的溪水。然后，小溪又隐进两个山丘之間。

“就是那儿，”我的同伴指着山丘說，“那儿就是阿尔及利亚了。”

我們眼前这个地方和它那长滿灌木和矮小栓皮櫟的褐紅的丘陵，呈現一片和平景象。在这样的山丘上还要走好几个钟头，才能到达“防线”。所謂“防线”是长长的一系列防御工事，沿着防御工事伸展着带刺铁絲电网和布雷区。防线的那一边就是現今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战火弥漫的阿尔及利亚。只要再走出一、二十公里，就可以听到炮弹爆炸声，轰炸机嗡嗡的吼叫声和噴气式歼击机震耳的呼嘯。

“这里可不是总像今天这样平靜，”我的同伴說。“法国人有时候跑得很近，他們屡次越过边界，也常派来飞机轰炸。事后，他們总是一口咬定說是追击民族解放軍，其实，每次都是扫射轰炸难民——老人、妇女和儿童。每次都有人惨死。”

“您說的是薩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嗎？”我問。这时我想起了那举世震惊的惨象：1958年2月法国空軍轰炸了这个突

尼斯边境的村庄；人們从照片和新聞紀錄片上看到躺在残垣断壁中間的农民尸体，看到死在被炸毀和被机枪扫得百孔千疮的学校里的儿童。

薩基埃特村还要从这里往南。其实像对薩基埃特这样的轰炸只不过是許多次中的一次罢了。就拿这里來說，法国人也是三番两次地濫炸难民。只是全世界都知道了轰炸薩基埃特村这件事，加上有一批国际紅十字会人員在开始轰炸时正往那里运邮包，可以证明那次事件，所以法国人才沒能抵賴得了。如果不是这样，他們总是要顛倒黑白抵賴一切的。法国駐阿尔及利亚总司令部一向信口雌黃地把这类事說成是恐怖分子的造謠。我們有什么办法呢？难道非得拖着那些死难者的尸体走遍全世界让人們看看不可嗎？

恐怖分子，这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最初給1956年以前活动在突尼斯的游击队取的名字，后来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軍战士和所有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人都这么叫了；法国报刊除左翼报刊以外，也都跟着这样胡說。这是个罵人的字眼，意思和“匪徒”或“劊子手”差不多，正合法国宣传机关的心思；法国宣传机关千方百计地要誣蔑所有为阿尔及利亚爭取自由的男男女女都是罪犯和凶手。可是，恰恰是在法国，用这种諱名得特別小心，因为它有可能变成光荣的称号。在新教和旧教之爭中，以及在十六世紀对法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起过决定性影响的荷兰反对西班牙統治的斗爭中，人們嘲弄地把新教徒叫做“乞食团”^①（出自法語 les gueux）。可是，后来这个綽号却变成了胜利者的光荣称号。法国革命时期，法

① 乞食团最初是1565年起反对西班牙統治的荷兰貴族的綽号，后来成为在陆地和海上同西班牙人进行游击战的人民起义者的称号。

——譯者

国和欧洲的贵族轻蔑地把革命党人叫做“长褲汉”^①。可是，瓦尔密^②一役长褲汉把全欧反动派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这个綽号就在史册上成为胜利的革命象征。“恐怖分子”这个詞儿也不会例外，日久天长，它的含意也将发生同样的变化。

“边境上既然这样危险，这些难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呢？他们为什么不走远一点到内地去呢？”我问。

“他们没有可投奔的地方啊，”我的同伴答道。“再说他们也愿意待在这里，从这里还能看见阿尔及利亚，哪怕远远地望一眼也好。”

他恋恋不舍地望着那片褐红色的山丘和山上的灌木和栓皮櫟。后来，突然转过身来要往回走，用异样的声调说：

“况且他们大多数人对轰炸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人都是从村子里逃出来的，他们的村子在法国人来到，给炸成一片破砖烂瓦之前，就挨过十多回轰炸了。”

这段话是在突、阿边境一个叫做艾因—德拉哈姆的小镇上谈的。我们在到这个小镇的前几个钟头，已经在阿尔及利亚人的组织“社会服务处”里看过了大幅挂图（“社会服务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救济难民设立的组织。我的同伴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位志愿工作者。他们住在边境地区为难民服务，说得更确切些，是怀着为难民服务的愿望，因为尽管志愿工作者们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是要使所有的难民都

① 长褲汉法語为“Sana—Culottes”，原意是“没有套褲的”，即不穿贵族和资产阶级所穿的短套褲，而穿长褲的貧民。——譯者

② 瓦尔密(Valmi)，法国北部馬恩省的村庄。1792年9月20日法国革命軍在瓦尔密附近的战役中战胜妄图扑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奥普干涉軍。从此法軍展开了全綫反攻。——譯者

能得到切实的帮助，无异于欲以杯水救車薪）。

“社会服务处”室内挂着的地图上，在靠近边境地区标有百多个小黑圈，每一个小黑圈代表一个难民营。目前在突尼斯的难民約有十五万人，在摩洛哥同样有这么多，在利比亚也有好几万。

欧洲人一提起“难民营”，往往总是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子：一大片板棚或磚房，四周围着围墙——景象相当凄凉。长长的棚子里，摆着双层的板鋪或铁床，上面鋪着灰色或棕色的毛毯；棚子的一头升着一个铁炉子，散发出半冷不暖的热气。火炉上面零乱地挂着小孩尿布和湿衣服，臊味陣陣四散。不过，一天照例是三餐粗菜飯，总还能吃饱。这是一种灰色的索然无味的生活。

可是阿尔及利亚难民营和这幅景象迥然不同。屋頂坚固的棚子、毛毯、火炉、早晚三頓飯——所有这些对阿尔及利亚难民营說来都是不可想象的豪华。

离开可以望見阿尔及利亚国土的那块地方約半公里，另有一片山坡。在长年被风雨摧残得枝折叶残的矮矮的小树下，一群孩子坐在地上。他們連大帶小共約有三十来个，較大的不过十一、二岁，最小的才刚会走路。这些孩子显得那么萎靡、迟鈍，簡直令人吃惊。沒有一个在那里跑跑跳跳，也沒有一个在玩玩鬧鬧——虽然大树下面的灌木丛里是捉迷藏的好地方。

这些阿拉伯孩子长得都很可爱，烏亮的大眼珠，晒得黑黑的皮肤；一排雪白的牙齿，在他們怯生生地微笑或者感到愉快、调皮咧嘴微笑的时候閃閃发光。可是，他們多么难得笑一笑啊！孩子們蕘得实在惊人。

“他們的身体軟弱得連玩都玩不动了，”站在我身旁的一

个阿拉伯女人对我說。“他們经常挨餓。况且……天气这么冷。”

这里的确冷。我們虽然在非洲，可是这是在海拔一千二百米的高处。在这秋季的傍晚，冷气和湿气从地下緩緩上升，仿佛穿透了我的鞋袜和衣裳。

穿透了鞋袜和衣裳……然而这群孩子既沒有鞋袜，也沒有衣裳，他們身上只纏着几块破烂布。这些破布还算是比較干淨的哩，因为这地方喝的和用的水都还很充足。在南方，难民营設在沙漠里，那里的难民往往要走四个钟头的路，才能用他們仅有的器皿——汽油罐弄到点水。站在我們面前的一个小男孩，穿的褲子一条褲腿剩了半截，另一条褲腿只剩下一小块布做样子。除此以外，什么衬衫啊，短褂啊，一概沒有。和他站在一起的一个男孩子年紀比他大些，还有一个小姑娘，看来是他的妹妹，这两个孩子身上都只裹着一块棕色的毛布，显然是从阿拉伯粗毛布外套（卡莎貝伊）上撕下来的。想必是他們的父兄为了在最冷的时候給孩子們擋擋寒，毀了自己唯一保暖的衣服。这块布显然有年头了，好些地方已经糟烂了。

山谷里緩緩升起秋雾。孩子們互相偎依得越来越紧，像小牲口一样，挤在一块儿用身子取暖。这是他們所有的唯一温暖。

“我們針不离手地給他們縫补衣裳，”阿拉伯女人說，她正在留神我用怎样的心情来看这些孩子。“縫呀縫地直到把手头的线和一些碎布头都用光了，不然，他們穿得連补都沒法子补了。可是現在一根线、一块碎布头也沒有了，这些东西早就用光了。”

“九个月以前紅十字会就答应給我們一些线，还可能給一点布，”“社会服务处”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員說。“可是至今还是

句空話。”

好些孩子都剃了光头。

“长痢痢，”他解釋說。“一个傳染一个。像野火燎原一样，在整个难民营傳染开了。我們唯一的办法就是給他們把头剃光。小姑娘在剃光头的时候总是哭得很厉害。”

“难道沒有药能治嗎？”

“有，当然有，不过我們沒有，也沒錢去买。要是我們能有肥皂，哪怕是最次、最便宜的，也能完全有办法。可是我們連块肥皂也沒有。”

我扫視了一眼山坡，这就是一所“难民营”。

“人住在哪儿？”我問。“房子呢？”

“就在这儿”。

“在这儿？我怎么什么也沒看見。”

“您仔細点看。您看，那儿，树旁边就是一間房子，右边又是一間。”

我走近两步，仔細看了看，这才发现一个像柴禾堆一样的东西。等到走近跟前，才看出这是一个圓形的小草棚。

所謂小草棚，是把三、四个大树杈子或是細树干埋在地里，頂上扎在一起，空隙間用細树枝編織起来，然后塞滿树叶。虽然这样，“屋墙”还是露着許多巴掌大的縫隙，这时潮湿的晚风正从这些縫隙吹进草棚里。草棚高一米七，直径二米五。“墙”上有个約一米高的大窟窿，这就是門。

我們走进草棚。棚里差不多是漆黑一片。在当中踩得很坚实的地上点着一小堆篝火。一个女人坐在篝火前面，手里拿着一个旧罐頭盒在微弱的火苗上烤着。有个小姑娘挨着她坐在地上，小胳膊細得像秫秸。小姑娘靠近火旁，身上也几乎等于沒有衣裳。

一小堆篝火和一个旧罐头盒，这就是炉灶和炊具。不错，罐头盒不是唯一的器皿。棚子里，靠墙边（如果可以把树叶枝条编的荆芭叫做墙的话）还有一个罐头盒和一个盛净水的旧汽油罐。正如我们以后亲眼见到的那样，他们有两个罐头盒和一个汽油罐还算是幸运之家哩。因为许多家庭只有一个罐头盒，吃喝洗涮全靠它。旧罐头盒在这里是无价之宝。

炉灶和墙壁之间的地上堆了个不大的高台，这就是床。家里的一部分人——母亲和年纪小的孩子睡在这上面。其余的都睡在地上，哪儿有空儿就睡在哪儿。睡在高台上的人多少还能避点潮湿，遇到雨天，高台上水也流走得快一些。不过要想在草棚（阿拉伯语叫古尔比）里堆一个够全家人睡的高台，地方就差得太远了。例如，在这个草棚里一共住有大小八口人——父亲、母亲和六个孩子。

山坡上的地至少不用花钱罢，人们为什么不搭一个宽敞点儿的草棚呢？不错，地方不用花钱，可是要搭一个宽敞点儿的草棚，需要大树杈或大树干做棚架。这他们就得向附近的农民去买，就算按所谓的官价，虽然花不了多少钱，而对难民来说毕竟是力所难及的。

草棚里除了罐头盒和好像做柜橱用的厚纸匣之外，衣衫裤褂，毡毯被褥，一概没有。我问这一家大小晚上盖什么。女人惊讶地望着我。

“我们互相挤靠在一起睡，”她解释说。“把我们两口子的衣裳给孩子们盖上，好让他们暖和点。”

这个山坡上有八个草棚，住着四十二口人。和大多数别的山丘上的“难民营”一样，这里几家都是从一个或是两个相邻的村子来的，确切些说，是一个或两个相邻的村子劫后余生的一家人或个别人。跟亲人或自幼相识的邻居住在一起，总

会减少一些流落异乡的痛苦。这四十二口人中有两个人有毯子，占的百分比还是較高的，因为难民营里平均三十个人才有一条毯子。

“有毯子的人也并不总是自己用，”这时走到草棚門口听我們談話的一个邻居說。“他們常常把毯子借給上了年紀的或是鬧病的人。病人比我們身体好的人更需要温暖。”

“再过六、七个星期你們怎么办呢？”

他們聳了聳肩膀，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

“我們有什么办法？別的什么也沒有。”

再过六、七个星期就到冬天了。在这个山区，冬天几乎和中欧一样冷。十二月、一月、二月，气温会降到零下几度，雪花纷飞。有几年，地上积雪达一米五甚至两米厚。他們在这样的严冬，也得像現在这样——沒有衣服，沒有鞋子，沒有毯子地过下去。隆冬日益迫近，他們将有很多人熬不过去。

还有一种灾禍会随着寒冷一齐落到他們头上，这就是当做棚架的細树干被湿雪濡透，会压弯下来。有时一場大雪把草棚压坍。遇到这种情形，連多少替人遮擋一些凜冽北风和刺骨严寒的荆芭薄墙也会被毀掉。侥幸有几个草棚沒被压坍，每个棚里就要挤进十五甚至二十个人，就这样勉强过下去。如果所有的草棚全坍塌了，而住在邻近山丘的难民又沒来得及援救，他們就会死在酷寒和暴风雪中。

在这儿的草棚里栖身的人，在阿尔及利亚自己故乡虽然也是穷苦人，总还有石头砌的或粘土打的坚固的茅屋可住，总还有衣服穿，有毯子盖。但是他們不可能把那些东西帶到此地来。

“我家有三条毯子，”站在門旁的男人早在走到門旁以前就插嘴說。“我們一家就有三条毯子。可是法国人一轰炸我們

村子，我們只顧跑了，什麼都沒來得及拿。”

“我本來也有一條挺漂亮的毯子，”坐在那一小堆篝火旁邊的女人又自豪又傷心地說。“一條手工織的毯子，花花顏色，是全村最漂亮的。法國鬼子二回洗劫我們村子的时候，被一個兵搶去了。我還聽見他對另一個兵說：‘把這條毯子洗干淨，帶回家去，擺在我父親的書房里，看起來有多漂亮。’難道法國人家里沒有毯子，非搶我們的不行？”

這些難民在家乡吃的也能比在這兒稍好一些。

“我有兩只山羊、一头母牛，”有個人說。“我家的牛奶喝不完。”

“我家有五只山羊呢，”另一個人說。“逃難前一年我們還買了一頭騾子，可是不久就讓法國人拉走了。”

其余的人有的提起自己家里的母鸡、綿羊，有的提起自己那块麦田，虽然只有巴掌大，而且地里尽是石头。一个老年人低沉地說：

“我的那些蜂房在当地数第一。我养的蜂也是呱呱叫的，蜜蜂全都认识我。有时候，”这时他的声音更低了，“我站在山坡上晒太阳，野草散发着浓厚的香味，四周一片蜜蜂的嗡嗡声，真像在天堂啊！”他轉过臉来對我說，“請問，你們歐洲是不是也这么說，养蜂的人一离开，蜜蜂也就活不成？我真想知道我养的那些蜂是不是还活着。”

我們走到另一个草棚。这里的女人也是靠近微弱的篝火坐在地上，正在做粗簡的飯食。孩子（这有两个孩子）偎依着母亲坐着，尽量靠近火，想多少使身子暖和暖和。

“你們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啊？”

女人沒动地方，低声說了起来，不过有时因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声音有些顫抖。

法国飞机散发传单，威胁說，凡是帮助恐怖分子的人一律严惩不貸。过了两天，他們事先什么信也沒給就轰炸开了村子。炸毁了好些茅屋，炸死了不少的人。大約过了四个星期，还是什么音信也沒給，法国军队就开进了村子。他們从茅屋里拖出八个男人两个女人枪毙了，然后就动手搶劫。搶淨拿光以后，再把茅屋泼上汽油，放火点着。法国上尉对剩下的人說：“我們这是特意放你們一条生路，帶着你們的崽子赶快滾开。要是再过十分钟还不走，叫你們一个也活不成。”

于是老乡們扶老携幼逃进了森林。沒放火烧房子以前，也就是在搶掠的时候，法国兵强奸了好些年轻姑娘，其中也有这个女人的十四岁的女儿。姑娘不願再跟随家里人一起逃难，她对母亲說，遭受了这样的污辱，再也不願活下去了。父母硬逼着才把她帶出来。

大家在森林里躲了几几天。后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軍的战士来了，帶着他們穿过法軍防线的布雷区，越过了国境。四个月以后，那个被糟蹋的姑娘死了。“她什么病也沒有，”姑娘的母亲說。“她就是不願再活下去。”

我們沿着山丘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从这一群草棚走到另一群草棚，天色逐漸黑下来。所有的草棚不仅大小样式相同，而且都是一样的破烂、簡陋。有些草棚里还可以看見在树杈上挂着打了补釘的旧衣服。有些草棚里的孩子穿的短衫，還沒完全破得沒法再补。偶尔也可以看見女人身上戴着首飾，不过这已经是稀罕事了。阿拉伯农村妇女戴的首飾通常是分量很重的銀鐲子，有手鐲也有脚鐲，这是她們的最大驕傲，她們在家乡从来也舍不得把它摘掉。然而这里的大多数女人早已把自己的首飾卖掉了。

她們卖掉首飾换了粮食。因为紅十字会或突尼斯紅新月

会每月发给难民的救济粮只有几公斤，其余全靠能帮助他們的机构——“社会服务处”救济。

“社会服务处”和同它合作的工会组织——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能够把这些人从最恶劣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也就是使他們不致餓死，真可以說是一桩奇迹。所以能出現这个奇迹，部分是由于得到友好国家的捐助，如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亚非国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西欧国家的捐助也有，不过只是偶尔的，而且数量有限。法国外交当局通知北大西洋公約组织各盟国說，如果把毯子寄送给瑟縮在寒风中的难民，把炼乳送给嗷嗷待哺的难童，将被看做是与法国敌对的行为。法国外交当局在国际组织中反对救济难民。

出現奇迹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本身表现了同舟共济，甘苦与共的精神。“社会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和工会的专职人员，在极为必要的时候，往往把他們菲薄的工資捐出一部分来购买粮食和药品。此外，每个住在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人，只要有工作（順便說一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在三百五十万人口的突尼斯有五十万失业者），除了繳国民捐（几乎国内外的每个阿尔及利亚人都定期繳納的斗争基金）以外，在遇到特别需要时，还要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收入再捐出一部分来。

即使住在难民营里的难民，也时刻不忘同甘苦共患难。差不多在每个山坡上，靠近草棚都整整齐齐地堆着一、二十根通常用来做草棚骨架的大大小的原木。

我問起这些原木是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准备的木柴，大家都摇头表示不是。这是用公积金买来給过些时候要来的难民准备的。往往一个星期有两、三千难民越过突尼斯边境来到这里；有时也来得少一些，这要看政治和軍事形势而定